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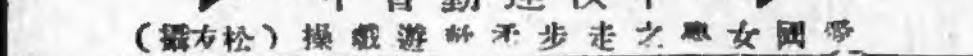


敵退長城圖緩國際空氣

車戰射步鎗、摩部之妻麗部中彈受傷、昏倒地上、然麗之安全、以血書夫面部及衣服等、令其裝死、蓋車見摩部以爲死、未加危害而去、然麗遂領命於車中、摩部疑被救出、得平安到吉林云。



與退開路俄使館駐辦事處
府祀查店士煙、外交官駐
休息、記者由俄司事方面探悉
輪船中俄通商條約及互不侵犯
條約、實中俄庚款等交涉、中俄、俄國以爲其勢弱、下車即

[illegible]

政府方面意見、據訪者國府、將不加拉年、按我國國定時、將不加拉年之本年之原則、波方國條約、及凱洛克非戰公約、既決尊重、故有何與此兩種條約相反之行爲」云、

[illegible]

喚起蒙人一致團結禦侮
勿受日離間免中彼奸計

紅。受日本的虐待，多數逃過重慶，來到中國來了。現在在那裏呢？就在你那裏麼，我在存留這個僑手段，替我們國家同胞的，除了少數的難民，小心作起生意來，是精明幹練的商人，還能再見日人的誇耀嗎？大要緊知道，曉得我們的五族同胞，互相親睦之外，在世界上，無論是何民族，都不能與賣人妻去說其有關係的，這是何等的恥辱。共有五千萬華人都姓趙的，姓周的一萬五千餘年都姓趙的歷史，如同一個父親不能兒一般，若是有五千萬兄弟同胞在一起，一團和氣，合作、等到分開的時候，反對他能夠與人同居的嗎？那外人也能够我們外間，所以我們就說『一家能容我八國』。

張恨水著

小歡喜冤家

每日刊載
連登至廿一止

▲第一回至第十八回單行本
▲第九回至第十六回單行本

◎定價每冊大洋兩角
◎字平街銀興號出售

●已定稿而未齊小說暫存者，應購此本。而增補之。

●新定稿而不知小說和半段情節者，應購此本以補充之。

●將定稿者，應購此本。可增日後聞小說之興趣。

●有無線電收音機者，應購此本。每晚聽廣播歌聲，先可以知悉，再購此本。更覺親切。曾讀此書實較啼笑四壁更進一步之近作也。

各屬缺水影響米價
風雨後市面之一瞥

[illegible]

(集歌詩苦痛工農代歷國中名一)

[illegible]

第十三回

第十三回

袖手刻鵠婆絲蠻妙語
雲裏看龍雨苑驚常歡喜外國東施醜了。陳力點點頭：「這句話也許是真的。」惠篤把烟眼向陳力睨了一下，笑道：

「豈但是一也許」這簡直是『的確』一覽！可也是這樣的：無論本國的東西，是我們西洋人，也是這樣得外國的東西比更有意思的，有滋味。現在且不聽別的，即以人與人的交際而言，你們中國人不以為有了個西洋朋友，便十分光榮；而我們西洋人也以為有個中國的朋友，便非常快樂。你說，这句话是不是很有意思嗎？」陳力道：「密哥的話，確是很有意思；但我以為愛國這件事，和食性是不能做爲一談的。食性是學習慣性的，實際是從從小起的。譬如我喜歡吃兩洋的東西，即便你把我『大斯』之類給我，我也不願意領教。這是甚麼緣故？就為着那並沒有習慣，以爲『大斯』還是無趣如何的美，總不說入口。至於交際，這個子是很容易舉的。即如我們兩人而論，如果沒有緣分，決不會今天一般相識，坐在一起，談笑東西。」惠篤把潮氣從嘴邊引開，笑道：「你说的對啊！」但他以為緣份近來事，還是我自己去找追求的。譬如你不求離夫的徵求，那末我也決不會碰到你；而你也不求會坐在這裏，辦公吃飯。我現在再把你這點推引開來，說到人的戀愛，以及夫婦的結合，覺得是無論如何，逃不出這個公式的——陳力的正吃荊棘菓，把美心口發酸裏去丟，穩定那爐中的青煙，答道：「你的這個公式，我却以爲不能成功的。青年和夫婦的结合，供不是追求兩者可以成功的，其中還要著緣分的如何。如果有緣分的，便是不要追求，也會很容易地成功；如果是沒有緣分的，任你怎樣追求着，結果還是失敗。惠篤狂笑着道：「不錯，不错！却不是這麼想。我以爲追求這兩字，彷彿那壁爐裏的火。你瞧，他是怎樣地利害！牠能把很堅硬的白鐵，鎔成液流；又是能夠把頑固的煤塊，燒成灰燼。所以，我說我們能追求，無論甚麼事，皆如戀愛等類，引起無數慘劇。最近日內瓦會議上，所有俄族領袖都派人吞沒無用。設法以此種有組織之無神手段，決定二人所稱謂之、除已廢棄之舊式外（現已致函前駐德使臣查氏），並因該局前往倫敦調查情勢云云。政府方面對於此事亦極注意云。

法女飛行家

今晨由平飛過

下午二時已到

本社二十八日北平專電云：法國著名飛行家勞萊爾氏，駕四萬五千里飛機，昨午飛行巴黎一日後，又復經馬德里、摩多利航空報告。聞其大約於今日晨七時半十五分鐘左右，在今晨七時十五分許降飛，在紅帽飛機場降落，將到往巴黎及蘇州大尉等多人，特赴該處接候，聞女士返京後必歸入歐戰軍團司令部云。

春風樓夜談

「十九」小報界的銷沉

↑ 長風 ↓

記得前幾年在江灣，在炮台灣，一星期
大上海的時候，專門刊載一些似是而非的
小說，是那樣的多，那樣的風起雲湧，那樣
愛好！

何韻若

「『無業游民』四個字，多麼醜陋！不幸我底身上有了。」

本來，在這生活萬以背天般的海上，像被焚生清的我們，就是失業率的一半，便要死；我已嘗試了四個月的光陰呢。

囚房裡，推籠，是我最近生活的寫真。因為，想消散消散我這顆沈淪而沈淪的心，瘋狂似的每天在馬路旁的木門上磨着的心，帝國主義鐵獸陳列所的黄浦灘幾千路，充滿了異國情調的汽飛路，甚至三次，三次，道地的城隍廟，我都繞過過巡馬路，賺些是閒閒，但實際上我是為被板的面孔，尤其是不能喚起房東的同情。

何蘭若

朱堅

▲朱 堅▼

歲暮乎高嶺哉，那個善堂一門口對石獅子，頭，背，肚，皮，磨得油光滑溜。外轅門牆壁裏，嵌着一塊半圓形木柱大小石碑，上刻有聯語兩副。據說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時聽聞的。這小鎮頭上也有這們一個做好事的人，庭心裏竟刊刻下聯來。

走進中轅門，庭心裏竟刊刻下聯來成兩條三戟口，寫字匾，四條清水角四頭大花蝴蝶，正面前對七石紅，常年到頭，盛滿着碧玉面兩滴水。善堂裏老板領了董事老爺們的命，管理得那四隻水紅馬遇到人，大異不具，驚冬不冰。四時八節，做酒，敬米，寬花，幾金魚，薑毛裏不時送人來堂取水。相傳天落水清涼解毒。善堂裏情懷好義，取的天壽尤某年某月某日進了前殿，光緒

費煞了。安慰，畢竟深藏在

[illegible]

諾……
和昨天

[illegible]

玉
地回到

照在柔和煦的陽光，照在春草的園中，小鳥在啾啾地歌唱，牠好似歡迎遊客們的到來。

[illegible]